

论 苏 剧

内容提要: 苏剧的消衰, 有其内在和外在外、先天和后天等多种原因。弄清这些, 对于现代苏剧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就此发表看法, 并予以针砭。

关键词: 戏曲 苏剧 消衰原因及前途

作者单位: 苏州市戏曲艺术研究所

1954年9月, 民锋苏剧团(江苏省苏昆剧团前身)以一出《花魁记·醉归》在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捧回了表演奖以后, 1957年江苏省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 1981年苏州专业剧团会演, 1986年江苏省青年戏曲大奖赛, 1992年全国“天下第一团”优秀剧目展演(南方片), 江苏省苏昆剧团又以《醉归》参演获奖。1989年《醉归》参加中国艺术节, 1994年, 王芳复以《醉归》尚有昆剧折子戏《寻梦》《思凡》荣获了中国戏剧第12届梅花奖。在江苏省苏昆剧团40余年的历史中, 每次参加重大会演, 都是《醉归》。苏剧的四代演员——元老辈、继字辈、承字辈和“小”字辈, 通过苏剧《醉归》, 一次又一次搬回了奖状奖杯, 这固然荣誉莫大, 然而, 有识之士对这个剧种在重大会演中“亮相”的创作剧目的贫乏, 流露了一次更比一次的担忧。现在人们认识的苏剧、无非就是会、调演场上的《醉归》以及另外少数几个剧目肢解以后的片断。今天我们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 苏剧正面临着严重的生

存危机。

苏剧今天的危机, 除了大气候使然, 同样还包括了历史的劣根和今天的失力这两个方面的原因。本文旨在对苏剧艺术的那些与生俱来的先天不足, 对它数十年运行轨道上的基本失误作一些初步探讨, 并在这个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期苏剧能在较短的时间内遏止消衰势头。

(一) 苏剧艺术的先天不足

——对昆剧剧目的依附

苏剧, 从1941年8月朱国梁创建的苏滩班社国风社演变为第一个苏剧团——“国风苏剧团”算起, 至今不过50余年历史, 然而苏剧的史前阶段却要长得多, 大约已有300余年。苏剧的前身是苏州滩簧(即“对白南词”), 是由5至7人组成的一种坐唱。苏滩(前滩)的常演剧目几乎无一不是昆剧传奇。苏滩崛起伊始, 正是昆剧的鼎盛时期, 昆剧虽然剧目如林, 名家辈出, 由于它文学的相对典雅, 使它无法克服与平民阶层之间横亘着的障碍。

同时,在昆剧的故乡,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市民队伍正在膨胀,他们同样渴求着适合他们这一阶层的文化消费。把昆剧通俗化、平民化就成了苏剧萌发的最初动因。在它那里,典雅的长短句变成了整齐的以七言为主的浅俗唱句;比较干净地摒弃了昆剧使事用典的陋习;曲牌音乐为滩簧小调取而代之;舞台表演虽然退化成一种坐唱形式,然而它并不是单纯的曲艺,它的脚本沿用了昆剧的代言体例;坐唱演员也有生、旦、净、末、丑的简单的行当分工。这种奇特形态乃是苏滩的一大创造,它不同于常规的曲艺而界于戏剧和曲艺之间,可叫作“第二种曲艺”或称“雏形戏曲”。从深层背景上看,可以理解成昆剧内容为吸引平民观众,在寻求合适的形式载体的过程中,撑破和瓦解了原有的构架,也可以理解成作为原始的民间曲艺形式的苏州滩簧,通过依傍昆剧“大款”来获取自身壮大发展的一种竞争抉择。由于它的母体昆剧正处在鼎盛时期,在她身上吮吸奶汁可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苏滩虽然是平民艺术,它却借坐着贵族的銮舆前进。“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形成了它与生俱来的一种创作惰性。清中叶以后昆剧渐趋衰落,而苏滩凭借着雄厚的昆剧老本,依然保持着发展的势头,我们在本世纪20年代的报刊上常能查到“滩迷”们簇拥围观苏滩艺人的报道,当时盛况亦可见一斑。30年代末,昆剧式微,昆剧艺人开始跻身苏滩,苏滩便有如鱼得水之感。清末民初出现的“化妆苏滩”,表明了苏滩愿向戏剧演化的意向。昆剧艺人的搭班显然加速了这一进程,朱国梁创建的国风苏剧社就拥有了像周传瑛、王传淞这样一流的昆剧“传”字辈表演艺术家。在他的苏剧团中,是不排斥演出昆剧的。然而,苏滩闯入剧坛而为苏剧后,曾几何时,国风苏剧团就改名为“国风苏昆剧团”,继而改为“国风昆苏剧团”,1964年演化为“浙江昆剧团”,不过二

十余年,苏剧在浙的一支,就为昆剧所兼并而消亡了。苏剧在江苏的一支即苏州民锋苏剧团,创建于1951年。民锋苏剧团自然也无法摆脱母体的诱惑,大力利用昆剧人才教戏、排戏、辅导,1956年终于也改称为“江苏省苏昆剧团”它的分团驻于省会南京。无独有偶,这个分团几经周折后演化成了“江苏省昆剧院”,蹈的正是浙江苏剧的复辙。

苏剧在浙江和在宁分支的消亡,一个极其深刻的内因就是,它过分依傍昆剧,长期缺乏成熟的、具有苏剧个性特色的创作剧目的支撑。

(二) 苏剧创作的后天失误

——对传统积淀的忽视

任何剧种都有自己的传统,而剧种的传统积淀必须依赖传统剧目的积累。传统剧目须兼备票房价值和继承价值,传统剧目的传统积淀最后形成了剧种传统。传统与时代精神并不矛盾,因为时代对于一切传统都要进行严格的筛选,无论哪个时代形成的剧目只有在符合当代的时代精神时,才有可能继续流传或留传,否则仍将淘汰。

苏滩作为苏剧的前身,有着悠久的历史,然而苏滩排斥创作,只以昆剧的文字通俗化为己任。对于昆剧的绝对依赖从而弱化了自身的个性。苏滩的剧目传统貌似浓厚,其实不过是一种寄生的、派生的传统。因而苏剧形成以后,一个繁重的任务,就是必须尽快建立富于自己剧种特色的剧目传统。建国以后诞生的苏州民锋苏剧团以及稍后由它演化而成的江苏省苏昆剧团都注意到了上演新剧目的迫切性,因而在培养苏剧“继”字辈、“承”字辈艺人的同时,开始注意到培养自己剧种的编剧,也切实地组织上演了一批改编、创作的新剧目。据苏州市戏曲艺术研究室所作的统计,江苏省苏昆剧团自建团开始到80年代初期,上演的苏剧剧目总数约为140个,大致可分为

以下几种类型。(1)搬演自昆剧;(2)移植改编其他兄弟剧种;(3)创作。正是通过这些剧目的演出,苏剧在一定范围内赢得了观众,年青的演员并得以成长,如张继青、柳继雁等一批“继”字辈演员在50年代末已开始崭露头角。这是苏剧在剧坛上千锤百炼、以期冶炼出自身个性特点、厚积自己的剧目传统的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然而,我们在回顾新时期以前的这一段苏剧创作历史的时候,不能不带着深深的遗憾。这显然是一种战略决策的失误:剧种在求得立足与发展的同时,始终不能高瞻远瞩地冶铸精品,自觉地营建起苏剧的剧目传统,从而不免坐失良机,以致最终仍无法抵御苏剧与生俱来的那些先天不足所造成的潜在危机的迸发。

苏剧曾经搬演过越剧、沪剧、豫剧、京剧、锡剧、歌剧、话剧等剧种在五、六十年代的成名戏,然而搬演过程中显然未能消化,没有下苦功把它们细微地永久“嫁接”到苏剧的本枝上来,如在搬演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时,在原剧本结构未作更动的基础上,只加了若干段苏剧唱篇就推上了舞台。“搬移”痕迹过重,就很难在苏剧的艺术库中有所保留。移植搬演以外,苏剧自己创作改编的剧目比例不是很大,约占15%左右。但也涌现了如《钗头凤》、《快嘴李翠莲》等一批基础尚好,加工潜力较大,也有一定影响的作品。但这些作品有的演过就扔了,有的虽经反复加工,却仍然滞留在一个台阶上,无力冲出苏州、江苏,乃至推向全国。

30年上演140个剧目,凝结了广大苏剧工作者的心血和汗水,这并不是一个小数字,其中不乏现代戏,有一部分剧目也创造了一定的票房价值。这当然是苏剧的一笔财富。然而苏剧在历次重大会演中却只拿得出一个《醉归》。《醉归》在音乐方面确实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但它的文学结构成就,尚没有超越昆

剧的《受吐》。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正因为未能从积淀剧种传统的高度去把握和引导剧种运行的轨迹,缺乏营建剧目传统的意识,故苏剧在半个世纪中,未能培养出一个名传海内的明星或角儿,也未能培养出一支自己的票友队伍。这是一个十分痛苦的事实:苏剧工作者辛苦经营了几十年,到头来仍然是家底单薄的贫困者。还应该特别一提的是,苏剧不久前的自我“休克”进一步恶化了积淀艺术传统的外部环境。1984年以后的六、七年中,苏剧的全部戏剧活动几乎就是参加了几次会演,票房收入几乎是零。究其原因,一是创作力量的流失。80年代初期,苏剧尚有一支可观的创作队伍,编导人员最多时达9人。80年代中期以后,亡故、离退、转业、跳槽,至今专业的创作人员几乎荡然无存;二是《醉归》的屡次获奖,某种程度上掩盖了苏剧创作的危机;三是因为昆、苏合班,政府对昆剧的政策倾斜(例如全额补贴),苏剧固然同时得益,而地位却相对冷落。也许还有更重要的第四种原因,这就是对苏剧本身的传统认识不足,简单地认为苏剧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只要有适宜的环境(例如上级有切实的改革方案出台)便可以很快卷土重来,再成气候。故对“休克”听之任之,不急不躁,几乎没有采取有效的遏制举措。

如果说,对剧目传统(即剧种传统)营建工程的忽视阻碍了剧种整体质量的提高,那么,长期“休克”所引起的内、外伤,也许用几倍的时间也难以治愈。苏剧的“外伤”表现为剧种赖以生存、活动的“老根据地”几乎丧失殆尽。过去每年都能看到苏剧演出的地方,观众对苏剧的情感经过长时间的冲刷,极度淡薄了!老的“曲迷”们经过一年又一年的失望的企盼后,最终会将兴趣转向其他戏曲剧种,而新生的青年一代则早不知苏剧为何物了(包括许多苏州城镇的青年)。由于苏剧缺乏

“看家”的保留剧目,剧目传统过于单薄,几乎还谈不上任何的“明星效应”。苏剧与评弹以及其它兄弟剧种的竞争本来就很激烈,而且处于相对弱势,经过长期“休克”后,要想光复“沦陷”的根据地,重新培养出一批“苏剧迷”来,从而抚平外伤,又谈何容易?其“内伤”是无形的,首先是对自信心的冲击。苏剧对于各种题材形式有较强的适应性,无论古装的,还是时装的,农村的还是城市的,现实的还是怪诞的,也不论悲剧还是喜剧。这种潜在的优势,由于创作的停顿而被埋没了,苏剧的新一代艺人由于缺乏实践,难以看到本剧种的这种潜力优势。相反,长年“休克”很容易把苏剧工作者逼入一个狭窄的思想天地,误认为苏剧是新时代的必然落伍者,从而滋生出对本剧种的蔑视心理。尤其在昆、苏合班的情况下,传统深厚的昆剧显然更具诱惑力。加上昆剧的全国性活动较多,厚昆薄苏的阴影将对苏剧的发展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当然,由于苏昆剧团身处它的发祥地苏州,未必会很快走上浙江、南京苏剧的历史老路,但如果在严重“休克”之后不作及时的、有效的补偿,其后果依旧是难以设想的。

(三) 苏剧跻身现代化文化行列的方略

苏剧的艺术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吻合,以及它能否以体现时代精神为己任,不仅决定了剧种的青春回归,也是它跻身于苏州现代化文化行列的唯一的标志。

苏剧能否跻身现代化的文化行列,首先取决于苏剧艺术传统积累的成败。把剧种现代化和艺术传统积累对立起来的任何想法和做法都将进一步危害苏剧艺术事业。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积淀苏剧艺术传统,是针对苏剧艺术的先天不足与后天失误的一种极其必要的补偿,而传统积淀的唯一途径就是积累传统剧目。什么叫传统剧目?传统剧目是经过时代的锤炼筛选并为不同的时代所共同拥有

的剧目精品。它是艺术继承的结晶体,却包含着一种能够经受新的时代的冲刷、并从中不断刷新、发展自己的更替特质;它是艺术发展的产物,却又绝不盲目脱离原有的剧目母体。传统剧目总是在留传和流传过程中顽强地表现了继承与发展的高度融洽性。传统的积淀过程,决不是一、两个优秀剧目的简单累积,但也决不能不从扶植一、两个优秀剧目做起。苏剧工作者的注意力应该集中在剧目精品的营建上。传统的积淀是一个日积月累,必须由几代人共同努力去完成的持久过程。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没有理由不重视眼前的每一个机会。全力以赴抓出一、两个苏剧剧目在全国打响固然很好,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只有持久地、不懈地、经常地使苏剧艺术传统有所积淀,它才有希望。这一战略举措是为苏剧的历史状态——艺术上的先天不足和后天失误所决定的,它维系着这个“天下第一团”的脆弱的生命线。

有目的、有步骤的积累一批可以传世的古装精品(即传统保留剧目),对苏剧的现状来说,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戏曲现代戏领域是苏剧发展的广阔天地,苏剧的繁荣和发展,必须立足于现代戏的演出和现代戏保留剧目的积累上。但是,千万不要以为熟悉了几套古装戏的程式,就能演好戏曲现代戏了。只有具有了深厚的古装戏的基础才能在戏曲现代戏的领海中自由游泳,不然极容易被话剧加唱所俘虏。我们知道,古装戏、清装戏和时装戏(现代戏),标志着中国戏曲的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而戏曲优秀的艺术传统之源在于古装戏。戏曲清装戏和戏曲现代戏直接继承了古装戏的艺术传统,它们属于同一体系,是一脉相承的。诚然,苏剧对于古装戏、清装戏、现代戏均具有较强的适应性,但营建古装戏保留剧目却是苏剧同样必须予以足够的考虑和重视的。这同样针对着苏剧的先天不足和后

天失误——苏剧的历史状态和苏剧的现状决定了苏剧必须切实地补完这一课。否则,苏剧的现代戏就很难得到恒久而强大的后劲。在苏剧半个世纪的历史中,也曾演出过70余个现代戏,然而几乎没有一个可以传世的(或有较大影响的),这正是失力于传统积淀的单薄。苏剧的表演艺术要达到一定的层次,如果有捷径的话,那就是扎扎实实地补完这一课,这不仅是剧种传统积淀的需要,更是培育后代,弥补教学剧目的极端匮乏的需要。

落实并适当增加苏剧的演出指标是苏剧艺术传统积累成败的关键。如果仍然以麻木的思维,听任它保持着演出的低记录,那么,苏剧也许将失去跟上文化现代化步伐的最后机会。苏剧的觉醒就是演出的觉醒。因为唯有这样,才能提供机会,去移植、改编或创作新的剧目,才有艺术传统的积淀机会。为此目的,苏剧不应该拒绝小剧场演出,廉价售票演出,甚至赠票演出。主管部门对苏剧的扶持,观念也应该有所更新:既要舍得化几万几十万支持某个剧目参加会演去夺大奖,更要舍得化几万、几十万去补贴作为苏州极富地方特色、地方气息的“天下第一团”的日常演出。

自然,只有卓有成效的剧目创作(也包括整理、改编、移植),才是苏剧维持正常演出的唯一动力。创作的质量不单单取决于创作丰

厚的生活底蕴和较高的写作技巧,剧作家还必须静下心来,通过理性的透析,从根本上去认识苏剧的剧种特性,尤其是它的声腔特性。显然,并非所有的社会生活内容都可以成为苏剧的题材,恰恰相反,苏剧对于生活(无论古代或现代的生活)题材的适应性不是无限的。苏剧半个多世纪中,所积累的传统剧目与它的历史的长度不成比例,原因固然很多,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题材选择有着一定的盲目性。我们说的“精品意识”当从题材的选择开始,只有选材恰当,才有可能使剧种所固有的优势(尤其是苏剧音乐的优势)得到充分的发挥。这就要求剧作者不仅要提高写作素养,还要化些时间去熟悉苏剧的演出史,通过对比各时期的演出剧目的票房形势,去认识苏剧的艺术品格,寻找它对题材的最佳适应范围。苏剧的创作要力求在一开始就站在“积淀艺术传统”“造就保留剧目”的高度,去创造精品,去丰富、充实自己的优秀剧目库房。苏剧特殊的历史和特殊的现状决定了当前苏剧的创作必须以题材的精选作为突破口,在传统戏、现代戏和新编历史戏同时并举的口号下,扎扎实实地、一个接一个地镂刻精品。总而言之:苏剧的创作维系着当代苏剧的生命线,繁荣苏剧的创作才能繁荣苏剧的演出,才谈得上苏剧艺术传统的积淀。